

追

追

張天翼著

■開明文學新刊■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八二八六號

追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一日初版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六版

每冊定價・〇八〇

著者 張天翼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109 P.) W

追

開明文學新刊

小說

科爾沁旗草原

端木蕻良著

一·九〇

灘

宋霖著

〇·九〇

倪煥之

葉紹鈞著

一·〇五

無望村的館主

陀著

〇·五〇

我的青年時代

艾蕪著

〇·五〇

追

張天翼著

〇·八〇

蛤藻

集

老舍著

〇·七五

殘

陽

靳以著

〇·九〇

愛

周文著

〇·七〇

落日

光

師陀著

〇·八〇

茶葉棒子

陳白塵著

〇·八〇

人獸鬼

錢鍾書著

〇·六〇

別扭

許傑著

〇·六五

棲鳧

阿湛著

〇·四五

散文

速寫與隨筆

茅盾著

〇·八〇

未厭居習作

葉紹鈞著

〇·八〇

平屋雜文

夏丏尊著

〇·七〇

背影

朱自清著

〇·五五

歐遊雜記

朱自清著

〇·六〇

倫敦雜記

朱自清著

〇·三五

歐遊散記

王統照著

〇·八〇

意大利遊簡

李健吾著

〇·四〇

懷念

巴金著

〇·四〇

目次

砥柱·····	一
度量·····	三
一件小事·····	四
照相·····	八
旅途中·····	九
蛇太爺的失敗·····	一三
中秋·····	一七
追·····	一八

砥柱

黃宜庵老先生斜躺在他的鋪位上看書。右腿擱在左腿上，腳趾用勁檣開着——讓左手在那裏搓腳丫。

書上的字像水影子那麼幌動着。

「還不回艙裏來——這死丫頭！」

他視線移到老花眼鏡上面，狠命斜了艙門一眼。

外面官艙客廳裏嘈嘈雜雜的，還混着一些茶房興高彩烈的叫聲——「客人，身體！客人，身體！」

什麼地方有人在那裏大笑，談着女人的事。時不時聽見吱吱吱的聲音，他這七號官艙裏就給漏進了大煙香，跟船上的魚腥臭混出一股怪味兒。

「該死，唉！」

他把左手送到鼻孔邊聞了聞，就套上了襪子，拖着他那雙雙樑鞋跨到門口。

這回——他無論如何要把貞妹子喊回來！一個正派的人總不能讓自己的小姐那個——成什麼樣子！

於是他猛地把門一拉……

可是他祇開了半尺來闊，好像準備要跟人拚命似的——先湊出他那張長臉子去探探動靜。死魚樣的灰色眼珠斜出了眼鏡框——往官艙客廳掃了一轉。

他那死丫頭還在跟那個胖女人談天，連臉都沒回過來一下。胖女人仍舊解開了衣扣，滿不在乎地露出那個肥泡泡的奶子，餵着小把戲。她臉上還浮着微笑，彷彿她有那麼一對豐滿的奶子——就值得驕傲似的！

門口這位老先生知道她這回已經換了邊：他先前張望了兩次——祇見過她右邊的那一隻。原來兩隻都這麼白漂。

有幾個男子漢在旁邊噤里咕嚕議論着，笑嘻嘻地瞟她們幾眼。坐在鋪上的一個小夥子可一個勁兒盯着那邊，嘴張得大大的，似乎要把女人的什麼東西吞下肚去。

祇有躺在炕牀上的那個中年人沒理會這些。他拿着一本小書在看着；翹着一條腿子，把一隻手在褲襠裏搔着什麼。

「這傢伙一定有『腎囊風』」黃宜庵老先生想。「哼，該死的傢伙簡直要——簡直要——」

他關了門，挺着鐵硬的腰板子又回到自己鋪位上。

船身劈着水——嘩嘩地叫着。底下機房裏打樁似地發出一下下沈重的響聲，叫人覺得自己的心臟給誰槌着。

有人在打哈哈：聽來似乎就在隔壁艙裏。笑完了又是一陣——吱，吱，吱……

他老先生忽然又想到了那個「腎囊風」。那傢伙到底看的是什麼書呢，那麼起勁

法？

哼，一定是有傷風化的東西——看那書殼子就有點像。

他不放心地又去拉開了門。他皺着那雙濃重的眉毛等着，把臉子伸出到那扇張開一小半的口子外面，像上着夾板似的。

等到他的小姐偶然一看見了他——他馬上翹翹下巴叫她進艙裏來。

「你跟她談天的那個女人是哪個？」他拉長着臉問。

「一個同學的嫂嫂。」

「莫去跟她講話！曉得吧？……一定不是什麼正派人……做人總要小心：總要——

總要——唔，曉得吧？」

貞妹子瞅了他一眼，沒聲沒息地噓了一口氣。

做父親的坐到鋪上，脫了鞋子。他用力突出了下唇——又慢條斯理地說：

「並不是我喜歡責備你……做爺的自然想要兒女做個好人，沒得閒話給人家講。你看，剛才那個女人要是個正派的——她怎樣會當着許多男人家的面解扣子！男女要

沒得個防範，何以異於禽獸呢，……無論天下怎樣變，一個禮字是要講的——無論如何……」

這里他脫下了襪子，拿右手中指在腳丫裏擦幾下，然後送到鼻子跟前聞着。

「莫講別的，就是在自己的私室也隨便不得，更何況……」

隔壁有個響亮的嗓子打斷了他：

「……哦是的那個堂客是個三開門嘴巴好……」

接着就有膩膩的笑聲透過板壁來。

黃宜庵老先生身子一震。可是他挺了挺腰，裝做沒聽見的樣子。乾咳了一聲，他又拉長着臉子談論起來。眼珠子斜在眼角上，看守着什麼似的盯着他女兒。

他認為那種傷風敗俗的傢伙該給鎖到牢裏。唔，他決計要上個條陳給省長——一定採納。

那位小姐靜靜地坐着，右肘撐在腿上，下巴擱在手上。眼睛動也不動地看着那個頂

窗子她好像在老遠的想着些什麼，又像什麼都沒想。

岸上那片田地襯着炒米粉樣的江水——就更加顯得綠油油的好看：叫人恨不得倒到那裏去睡一覺。天上流着些白得發亮的浮雲，跟遠山聯成了一片，彷彿一伸手就可以摸得到。

裏面可祇滾着黃老先生那種沈重的嗓音。有時候還夾着吸鼻子的響聲。

他談到了他自己：他教訓兒女的時候老是拿自己來做榜樣的。於是他把擦得發了燙的左脚放下去，換上右脚來。把手指捻了會兒，他又背着他那一套：他在地方上那麼有聲望——並不是因為他家裏每年有三百擔租穀，也不是爲了他當過秀才又學過法政，祇是因爲他做人不同些。

「哼，新派，新派……」唉，如今到底醒悟了——曉得齊家治國平天下還是要有根底的：你看，樂縣長也想請我去講經書，可見得——唔，曉得吧……我祇要你們學到我的——小半，祇要你們不爲流俗所染，就足矣足矣了，我也並不想叫你們當聖人。我是……」

下面的話又給埋到了隔壁的笑聲裏。

他皺了皺眉，把要送到鼻邊去的手指停在半路上。

「貞妹子！我講話你到底聽着沒有！」

貞妹子驚醒了似地回過臉來，彷彿到現在她才知道她老子在跟她談話。

老頭兒歎了一口氣，搖搖腦袋——

「不開口了罷！橫豎沒人聽……近年來做官做府的倒也上了正軌——巴着要我

講點至德要道，而親生兒反倒把我不當回事！」

這就送手指上來嗅着。閉着眼，打嘴裏哈着氣，似乎專心要讓自己在這裏面沈醉一

下——免得去想到那些不快意的事。

過會兒他又忍不住要開口：

「唉，十六七歲的小孩子了——還不懂事……你祇要問問你姆媽就曉得：我跟你

姆媽相處了三十多年，夫婦從來沒說過一句玩笑話，唔……你姆媽一輩子沒在生男人

面前拋頭露面過……禮也者，爲人之本，女子更其要那個曉得吧？」

他噓了一口氣，把脊背往板壁上一靠，拿起那本書來。

「倒杯茶！」——眼睛擡都沒擡起，祇用手指蘸着唾沫，慢慢地一頁一頁翻着。

伸手接杯子的時候——他瞟一下貞妹子的臉色。他心窩裏忽然有癢一下似的感覺。這孩子到底算長得出色的：這回準可以把握親事說好，從此以後易總辦就是他的親家了。

於是他用種品味的勁兒啜着茶，啞啞嘴巴。說話的聲調也平和了許多：

「貞妹子我告訴你：我並不想叫你繼承我的理學。然而做人總是——唔，要那個些，
「祇要……祇要……」

這麼躊躇了一下，他就把身子往前伸着點兒，挺有點把握地告訴他小姐：祇要修身功夫做得好，連將相公卿都會來就教，來攀親的。

說了就放心地移動一下身子——讓自己靠得舒服些。眼珠子端正地盯在書上，可

是怎麼也看不下去。他念頭老是在將來的好日子裏打轉，全身都熱辣辣地發着燙，女孩子又傻坐着看着窗子外面的天，彷彿要對外面的世界悟出點兒道理來。

「沒帶書啊，你？」她老子問。

她擡起那張做錯了事似的臉嘴來搖搖頭。接着她似乎要表示她也有正經事可以做——打小網籃裏拿起沒打好的絨繩衣動起手來。

不過她常常發楞。視線盯着前面：好像她在細聽着機器響，水響，並且關切到那些亂七八糟的人聲似的。

黃宜庵老先生咳了一聲，嚥下一口痰。他兩手都在狠命地對付腳丫，讓那本書躺在自己肚子上。他左腮巴上的皺紋把嘴扯得歪着，一顆發亮的唾涎掛在下唇上。

隔壁仍舊在那里談呀笑的，嗓子越提越高，似乎故意叫這邊的人聽見。

「哈呀，那你比小江平還厲害……」

「什麼什麼……呢，我說……」

一陣噤里咕嚕之後，又聽見他們大笑起來。

七號官艙裏的這位老先生馬上拉長了臉。手指在腳丫裏停止了動作。

「該死！」他在肚子裏說。「這是些什麼人……哼，『小江平」！」

他伸着頸子，莊嚴得動都不動一下。祇打眼角裏瞟貞妹子一眼。

還好，她不知道這一套。

什麼地方有蚊子哼着，似乎還帶着點顫動。這艘船的肚子裏一個勁兒——Gung,

Gung, Gung, 跟那哆索着的哼聲合着拍子。

正在這時候——隔着板壁透過來「噫」的一聲：聽去活像是女人的尖喉嚨。跟手還吃吃地笑着，那聲音彷彿是給拚命壓制住的。

黃宜庵老先生全身發了一陣緊，感到有個軟毛刷子在刷着他的心臟。他兩腿伸直一下又彎了起來。

「唉……」熱着兩片腮巴子抽了一口氣，斜了貞妹子一眼。

那十六歲的女孩子專心在那里對付她的絨繩衣，兩手靈活地動着，她對那些離奇古怪的響聲沒一點興味；看來她在學堂裏倒還沒聽到看到那些要不得的事。

「然而那個女人可就……」

他又想到那對肥泡泡的奶子，還想像得到那個：要是用手去一碰，就怎麼有彈性地震法。

現在他可打不定主意了：到底要不要叫官廳去干涉這些事——他有是有這種權力的。

雖然拿起了那本書，並且作股正經地一頁頁蘸着唾沫翻着，可是那些長條條的宋體字都綁着醜臉子——一個也打不到他腦子裏去。

身上什麼地方有股熱氣在流着，腳趾縫裏癢了起來。他偷看他女兒一眼，乾咳了一聲，又瞟過眼珠去。

這回爺兒倆的視線碰了一下。他於是發氣地喊：

「做針線就專心做針線——東張西望做什麼」

茶房在外面叫着些什麼，蓋過了所有的人聲。有誰溜着尖聲音在唱着小調，叫人想像得到他一面怎麼個扭法。可是這個銷魂的歌聲馬上就給一些粗喉嚨打斷了：顯然是有人吵架。

說不定是爲了爭風喫醋。唉，真該死！船上總是不安靜！

吵架的剛剛住了嘴，汽笛又吼了起來，拖得怪長，聽來牠似乎很煩悶：好像是忍住了好久好久的某種慾念——一下子給迸發了出來。於是這聲音鑽進了別人腦袋，打全身透過去，給攪得皮肉都打着顫。過去了許多時候——耳朵裏還嗡嗡的。

這位老先生半閉着眼，煩躁地嘟囔一句什麼，彷彿青蛙關在鐮子裏的叫聲。他腦子裏亂七八糟，覺得船身在盪着。

隔壁又吱吱吱地在那里抽大煙，一聲緊跟着一聲，叫人疑心是有誰給壓緊得喘不過氣來。